

## 地上的火

抬頭仰望蔚藍的蒼穹，張開雙臂擁抱迎面而來的微風；風中，參雜著后土的氣味，隱約之間，花的香氣也竄入鼻腔。

春天，我漫步在關山縱橫阡陌間，放眼環顧四週，只見一處水田的周圍縈繞著氤氳的白霧；走近水邊欣賞，田中盛著清澈的水，沒有任何人工施肥的痕跡，水，如同一面澄澈的鏡子映照著天空……。

「是向日葵！」，一旁的孩子大喊著。

遠眺地面的花群，腦海深處霎時也隨之播放出一幅幅梵谷的《向日葵》——作品中飽和豔麗的橙黃、橘紅搭配上背景淡淡藍色為他的獨門配方，而其構圖常常是在畫面的中央有著一個小巧的花瓶，花瓶裏頭則插滿了一朵朵巨大而完美的向日葵，展現著耀眼的生命力，澎湃到彷彿要衝破畫布，恣意地展示在我們面前！

該如何以筆墨形容眼前成畦的大塊文章？如果說水田淺水處倒映的天光雲影是幅優雅的水墨，那麼此刻填滿我眼眸的該是地球初始漫流岩漿的火紅。何為火紅？隨即我取下一片向日葵的花瓣定睛一瞧，大面積的金黃色覆蓋著葉脈，而艷麗的紅鑲嵌在其尾端，我把花瓣舉起向著蒼穹欣賞，頓時，彷彿在晨光的肅穆中，這一方純淨的水土，時間靜止……

我低身走進向日葵田，站在其中張開雙臂，如同朝著太陽擁抱的向日葵；我看著沐浴在陽光下紅、黃、橙的花瓣，毫無保留的閃出一道道光，幾秒鐘的沉默，我豎耳傾聽，彷彿聽見烈日與花兒間的低語：歲月流轉，我願終其一生永不低頭向著日光延伸，直到那股旺盛的生命力消融為止；我將乘載大地的生氣，綻放那不可逼視的正能量。

我遙想著：過了寒冬，在春暖花開之際，大地自那沉睡的盔甲中解封，在節氣驚蟄萬物騷動之餘，無論是鳥聲的嚶嚶、昆蟲的蠕動、枝葉間的蓊鬱，所有事物的表徵都比不上這吹響春光號角的向日葵，向日葵正是萬物甦醒的標誌。

而在炎夏的日子裡，司馬光更曾寫下這樣的詩句「更無柳絮因風起，惟有葵花向日傾」，既賦予向日葵「堅持」的形象，也在字裡行間透露自己不願隨波逐流的處世之道——如同向日葵充滿昂首自信及堅定的態度，期許在那權威至上的時代，不被洪流吞沒。

隨著思緒的凝定，我進而蹲坐在紅赭色地面，飽覽地上的火。沒錯，那是終日面著太陽燃盡一生的向日葵，是映照光亮的旗幟，是主宰春、夏的王者。原本素有「百花之王」美稱的牡丹花只能在一旁盡情鼓掌；「香遠益清，亭亭淨植」的蓮花此時也黯然退場，大地的鎂光燈獨獨投射在那地上的火。

不過，向日葵能燃燒一生，然而我們的生命之「火」又能持續多久呢？向日葵無時無刻向著陽光綻放最奪人的光芒，盼望能在有限的生命中締造幾份奇蹟，然而死亡的深褐色無情地自莖部渲染、蔓延到花盤與花瓣，使自己最終低下頭，敲響永久沉寂的鐘——鐘！戛然而止，沒有餘韻，什麼也沒留下；反

觀，人，生命同樣有限，但是，透過詩詞與創作，於歷史中鐫刻無法輕易逝去的痕跡；在王羲之《蘭亭集序》中「故列敘時人，錄其所述，雖世殊事異，所以興懷，其致一也。後之覽者，亦將有感於斯文。」提到千古以來的風流人物們，留下諸多作品，只為了證明自己存在過，倘若，向日葵轉世讀到這段，想必也心有戚戚焉。

我拾起一片落下的花瓣，它斑駁、破損，喪盡光彩，這正是歲月流逝最具體的鐵證吧！孰料，向日葵卻依然能在這早已既定的生命規則中，堅定的閃耀著，怪不得司馬光為它動容。然而我尚在汨汨流淌的時光中，嘴中低聲呢喃著靡靡之音，虛度著被試卷攻佔的日子。

「不如當朵向日葵吧！」我這樣自許著。

暖風自南來，空氣中瀰漫著向日葵的香氣，陽光如金粉撒在花身上，反射出的光填滿眼眶。我起身佇足田埂旁再次環顧這成群壯麗的向日葵田。回到市區後，我在花店買了一束向日葵，把它種在陽台晒得見日光的地方，即便數個月後它的青春熱情就會逐漸萎落。

但我知道這地上的火終將在來年的春天再度燃燒，為我蜿蜒幽樸的人生長路，點上一絲堅持的火花。

（共 1506 字）